易考

厚岡集經考一

周易劄第編目與本書

易考編目

卷一

卷二

謹按先生易考有脫藁者未脫稿者亦未編卷貫號今分作四卷
其未脫藁者以續考草本字別之男光㦤謹識

易考卷一

萬載李榮陛厚甫

藘山郭如棠
星臺辛炳照
平垣揶廷瀟　校鐫
秀岩陳邦梅

定位圖說

易本三才而設畫其剛柔之交盡於八卦八卦之畫乾坤得其純坎離得其中乾之圓為坤坤之闢為乾必由坎離乾坤交則成坎離故坎離者乾坤之樞乾坤其本坎離其用也故建為四正焉震艮巽兌之畫盛於初衰於上盛於上衰於初震艮本乾剛而各得離之偏體巽兌本坤柔而各得坎之偏體非是則乾坤之體不變坎離之用不成故綴於四隅焉八卦之象乾坤為天地坎離為日

月月爲水日爲火地氣交天而雨天氣溥地而霽春秋者天地之際寒暑者陰陽之極一元之運行而已山澤爲地餘而水火之形符之故象其下陷上騰爲雷風爲天餘而水火之氣行之故象其剛聚柔散焉雷風山澤非天地水火則無體故知八卦之畫之象乾坤坎離盡之矣

序卦平攷圖

咸	遯	晉	家人	蹇	損	夬	萃	困	革	震	漸	豐	巽	渙	中孚	小過	既濟
恒	大壯	明夷	睽	解	益	姤	升	井	鼎	艮	歸妹	旅	兌	節	中孚	小過	未濟

乾	坤	屯	需	師	小畜	泰	同人	謙	隨	臨	噬嗑	剝	无妄	頤	大過	坎	離
乾	坤	蒙	訟	比	履	否	大有	豫	蠱	觀	賁	復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六十四卦正覆與視蓋一卦相對而變兩卦也惟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無變並屯需以下至既濟不數覆變之卦共得三十六卦上下經各一十八卦序卦篇目析覆卦於正卦故上經少二下經多二如以正卦統覆卦上下適得均也

序卦相錯圖則河圖爲之與天地定位圖通　圖內重交之乾坤坎即小過離即中孚居北南東西四正河圖正數也經云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晝之卦列於圖以重交坎離爲正左右入卦之間交錯震艮巽兌亦定位圖分之意而乾右旋隔位生兌離震三卦坤左旋隔位生艮坎巽三卦陽倡而陰促河圖之蘊具於此矣

序卦相合圖則河圖洛書為之與也後圖逆圖內乾坤居上咸[illegible]
居下俱尚右咸恒覆為故左右相易乾坤卦列於上為易之門乾
從右降至坎恒從右升至小過未濟以離之坤從左降至離咸從
方升至中乎既濟以巽之成恒乾坤之交上下四正乃乾坤左右
四正分坎離則河圖數也分乾坤坎離於上半分震艮巽兌於下
半則洛書數也右移而倒觀之震巽離坤乾坎艮方七太出震圖
雖兌綜一位以序卦列乾坤為門不可逆兌兌在出震為待年之
女故故坤在序卦為既歸之妹故從艮也

咸 遯 晉 萃 蹇 損 夬 萃 困 革 賁 漸 豐 渙 中孚 既濟 離 家人 大畜

兩圖皆可以見陰陽對待流行之理相錯圖易見今以相合圖言之咸恒二卦坤中之乾天在地中河洛圖之天一也萬事萬物根於此故居北於時為夜半左旋至中孚大離也既濟離居內孚則濟矣皆明出地上之象故居東於時為旦左旋至坤乾地氣依於天德聖人道健順之至以際天下故居南於時為日中左旋至未濟坎居內小過則大坎也未濟無不過者皆明入地中之象故居西於時為昏又左旋復於咸恒〇邵子所傳六十四卦方位圖乾坤上下坎離左右所值者乃天火同人離在內地水師坎在內而重離重坎位差兩位與原卦所案正同

雜卦歸乾圖

乾居上中正坤次其左而右旋下至渙與乾對旋而上至於夬依乾之右

渙
節
解
蹇
睽
家人
否
泰
大畜
無妄
大有
同人
革
鼎
小過
中孚
豐
旅
離
坎
小畜
需
訟
大過
姤
漸
頤
既濟
歸妹
未濟
夬

乾 坤 比 師 臨 觀 屯 蒙 震 艮 損 益 大畜 无妄 萃 升 謙 豫 噬嗑 賁 兌 巽 隨 蠱 剝 復 晉 明夷 井 困 咸 恒

序卦右旋圖

乾坤居上倚右屯蒙以次左降旋而右升以至未濟列於乾之右

恒 遯 壯 晉 夷 家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

未濟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序卦分段説

聖人之序卦也以卦相對而左右互旋如環無端不可得而紀也今為分段以尋之其交變自然各成義例而易道之無窮亦其一端焉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又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始於屯終於不可窮不可窮則無終併亦無始故序卦以乾坤為門而不始乾坤乾坤無始者也列剛柔之門出入六十二卦以交剛於柔而已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乾坤交而坎離之本立震艮巽兌交而坎離之用行故坎離含乾坤焉坎離既未濟剛柔相易返於乾坤矣震艮巽兌倚乾坤以裒坎離故大過頤中孚小過具坎離焉其剛柔相易亦返於乾坤矣留本火澤本水風本天山本地八卦之象天地水火盡之矣天地者陰陽之本水火者陰陽

之用天地水火陰陽盡之矣故序卦之義本乾坤剛交柔用震艮綜巽兌而歸坎離以近於濟者也

說卦之別八以八乘八卦之數盡矣序卦本上下篇爲綜之次別之以十於終歸餘焉上篇之別自乾坤至小畜履凡十卦乾坤成列易之門也天地未交動止皆陰氣三男宜先之以坎爲主歷屯蒙而次以需訟乾上下交於坎次以比師坤上下交於坎次以小畜履巽兌隨乾而見矣自泰否至臨觀凡十卦泰否相交之乾坤也地天交陽氣乃上上下於天而動止於地以離爲主次以同人大有乾上下交於離次以謙豫坤上下交於艮震次以隨蠱坤錯乾中而成震兌巽艮次以臨觀坤之交亦歷於巽兌矣自噬嗑賁至坎離凡十卦噬嗑賁離之動止也近於用故衍上什而出之次以

剝復坤上下交於震艮次以无妄大畜乾上下交於震艮又次以頤大過則震艮巽兌相交而具坎離之體矣蓋上篇諸卦並以乾坤變坎離爲歸而必先其用於震艮巽兌坎以陽故先北方之卦萬物之所歸也離以陰故後南方之卦萬物皆相見也坎其夜而旦乎離其中而反乎屯之傳曰剛柔始交謂震一索而得者也故震爲上艮次焉巽兌陰之偏也故又次焉下篇之別自咸恒至解蹇凡十卦咸恒震艮交於巽兌而困乾者也坎體具焉次之遯大壯乾上下於震艮次之晉明夷坤上下於離次之家人睽解蹇以巽兌交離而以震艮交坎坎三男之盛數自損益至革鼎凡十卦損益巽兌交於震艮而含坤者也離體具焉次之夬姤乾上下於巽兌次之萃升坤上下於巽兌次之困井革鼎以巽兌交坎而趨

於離離三女之盛歟自震艮至渙節凡十卦六子之長少男爲先故首震於艮次之漸歸妹豐旅震艮之交偏三女綜巽兌而歸之離者也女爲後故後巽兌次之渙節巽兌不能綜震艮直歸於坎而已什之外爲中孚小過巽兌先終而併於離震艮大終而併於坎則濟之道成矣蓋下篇諸什以震艮巽兌倚乾坤變濟爲歸震艮巽兌得所函乾坤復見焉坎離之所以終濟也乾坤者濟之本濟者乾坤之用四卦不爲終始終始者屯蒙也孚過也交震艮於坎以起止之剛求中也併震艮爲坎以起止之剛成中也皆三男之卦也故曰易道賤柔貴剛用其中而已所以本乾坤剛交柔用震艮綜巽兌而歸坎離以汔於濟也

序卦以剛交柔爲義始於屯二體得其位其極也柔隨剛以各正

無漸柔焉言一人之心體一家之男女一世之君民也雜卦以剛變柔爲義始於此全體得其位其極也柔隨剛以盡變無餘柔猶言一身之善惡一家之才不才一世之君子小人也此剛義之最大者皆以乾坤爲之本故曰乾坤易之門也

上篇之序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下篇之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序咸恒復本之乾坤何歟天地大男女也男女小天地也故咸恒並乾坤而越焉屯者物之始生屯承乾坤左旋至於坎離立二中之體而未交也承之以咸恒二少二長相交左旋至於既濟二中相交天人之道合矣交之過必失其位失其位必相離相離而各從其所必復於乾坤故曰受以未濟終焉

雜卦分段說

雜卦衆卦序爲名故始中終六卦不易六卦易則別爲一易不取雜卦爲名矣何以而雜也夫覆體相雜卽對卦所生變體相雜卽單卦所生自比師至革鼎四十四卦皆覆體自小過至坤二十卦始中終八卦具變體自小過而中孚而離而坎而大過皆變體不能生對卦故宜以單卦行也乾坤咸恒既未濟爲序卦之門比夬爲雜卦之用乾反覆止一卦變體卽成坤坤雜乾之五爻爲比雜乾之二爻爲師皆以乾反坤之大卦故次乾坤焉師之初爻得乾爲臨比之上爻得乾爲觀故臨觀次之比雜臨之初爻爲屯師雜觀之上爻爲蒙故屯蒙次之屯之五爻居四爲震蒙之二爻居三爲艮故震艮次之艮變下體爲損震變上體爲益故損益次之損

之三爻得剛爲大畜益之四爻得剛爲无妄故大畜无妄次之大畜變體爲萃无妄變體爲升於是坤之中二陽具矣此其第一節也升之二爻變爲謙萃之五爻變爲豫以爲過投之下謙外爻得剛爲噬嗑豫外爻得剛爲賁故以次之變賁體而雜其初爻爲兌變噬嗑體而雜其上爻爲巽又次之兌之二爻變爲隨巽之五爻變爲蠱又次之蠱雜隨之二三爻爲剝隨雜蠱之四五爻爲復又次之剝之四爻得剛爲晉復之三爻得剛爲明夷又次之變晉體而雜其初爻爲井變明夷體而雜其上爻爲困又次之困之二爻居三爲咸井之五爻居四爲恒至此而坤之中三陽具矣此其第二節也井困二體相易爲渙節以爲投首渙變上體節變下體則爲解蹇焉解之外爻得剛而爲睽蹇之外爻得剛而爲家人雜家

人之上體睽之中體蹇之下體而爲否雜睽之下體蹇之中體爲
之上體而爲泰泰雜否之四爻爲大壯否雜泰之三爻爲遯大壯
雜遯之上爻爲大有遯雜大壯之初爻爲同人同人之上爻變爲
革大有之初爻變爲鼎鼎雜革之上二爻革雜鼎之初五爻俱爲
小過而小過反覆止一卦變體卽成中孚爲此則十卦之所以相
次而陰陽具矣乃其第三節也自小過以下悉以單卦相雜小過
雜中孚之初爻爲豐雜中孚之上爻爲旅豐雜旅之五爻旅雜豐
之初爻俱爲離離反覆止一卦變體而成坎爲中孚雜小過之三
爻爲小畜雜小過之四爻爲履而坎備中孚之內爻故小畜履又
次坎焉小畜雜坎之上爻爲需履雜坎需初爻爲訟需雜訟之初
四爻訟雜需之三上爻俱成大過矣大過陽雖盛然初上皆陰大

過反覆止一卦其變體則頤也故次大過以頤次姤夬次漸歸妹次既未濟其終也卽並成乾坤二體而乾仍爲坤變故大過以下必錯互諸卦歷姤漸頤既濟歸妹未濟而終之以夬五陽自內而外乃能收反坤爲乾之效焉此其末節也

雜卦自比以下柔爻皆坤也其有剛爻皆以乾變之者也變柔者必得其中然後可以進於初而極於上中有偏有合有微有著著而微合而偏以與爲出入其授之有節其應之有漸其爲變不可窮也坤之後不次復而次比比得上體之中變坤之主爻也師亦得下體之中者也次以臨觀剛中而有外爻以相毗焉次以屯蒙一剛之用見於別體者也次以震艮二剛相應而起次以損益大畜无妄而剛漸多然猶有隔也次以萃升上距乾坤十六卦爲一

變始得其合於偏體之內矣謙豫近合體之中故以爲首次以噬嗑賁剛自外生亦不能無隔也次以兌巽剛據偏體而不得其合次以隨蠱有合者始有應焉次以剝復晉明夷用其合者以應謙豫次以井困可感漸近次以咸恒上距謙豫十六卦爲二變始得參合於偏體之內矣中實者必本之以虛渙節宜首之次以解蹇睽家人否泰中由虛而實外由微而著也次以大壯遯大有同人實矣著矣次以革鼎剛之參合於內者有應焉次以小過中孚上距渙節十六卦爲參變剛始得合體之中而居之也偏體之中實者必本於合體之中實故豐旅離首之次以坎小畜履需訟中之在偏體者無不實次以大過剛大著於偏合二體之中矣自比師以剛反柔由一而二而三以幾偏之中復自於二以極於四然柔

猶未盡變也餘初上二柔在上者衰而始之在初者非可以力制也次之以漸剛引柔漸出以分其勢次以頤極其德之孚乃離柔於初位而代居焉次以既濟衆剛得位柔皆散黨以出者也次以歸妹剛積於初柔積於上偏體之夬已具次之以未濟著餘柔之非也夬不受變於剛反以乘剛也終於夬爲四變上距比凡易六十二卦而坤體盡乾道成矣一變起於比師二變起於謙豫又大相同比師偏體之剛中謙豫合體之剛中也三變起於渙節四變起於豐旅又全相反渙節柔中而剛外豐旅剛中而柔外也一變終於萃升二變終於咸恒俱以剛爻聚柔內而差其多少以爲序焉三變終於小過四變中於大過以終於夬俱以剛爻聚柔中而差其多少以爲序焉非因萃升之得應者也變而成咸恒革鼎成

恆之得應者也變而成小過造化無心之運聖人易簡之作以管窺之以迹驗之則精微之理間見層出可勝窮哉

比師大畜无妄兌巽井困解蹇睽家人否泰大壯遯大有同人小過中孚離坎大過頤姤夬凡二十六卦前後與序卦異皆有義焉比以得位姤夬以反乾終小過離大過以剛中居前爻象甚明否泰義猶剝復剛消於前長於後若先其長者後其消者無以變柔矣餘則以內體剛盛者居前大畜三剛在內无妄三剛在外兌二剛進初巽二剛進上井內二剛困外二剛解剛內中蹇剛外中睽義猶兌家人義猶巽大壯四剛壯於內遯四剛遯於外二十六卦以外先後本序卦者萃升咸恆渙節革鼎噬比師者也隨蠱晉明夷眦剝復者也漸歸妹義亦同剝復餘則悉以內體剛盛者居前

以爻義巽不如兌離不如震
上下篇以坎離爻既未濟例乾坤當爻否泰雜卦以夬姤乾例復
當姤坤然聖人皆不取焉蓋復者陽自下以上天道之自然也雜
卦明人道以剛變柔不得不奪位大中以居而惟聽下之自變能
乎剝又居其次少復之旋剝之還爲坤而已故非咸恒莫能代乾
坤非比師莫能主雜卦
雜卦之爲義乾一變而成坤坤六十三變始反於乾聖人之憂天
下後世深矣其主之以中者恥其亦惡夫欲速而漸致之者恥是
故其居之也寬以貰其應之也曲以至其平之也和而不匿恐恐
乎其不自克也業業乎其一無所失也亟變亟得不居其得以底
於極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曰必世而後仁嗚呼聖

人之蘊不顯於世其已久矣陰陽之自然剝而復夬而姤相互以爲用其在於人心善惡判焉其見於世道治亂殊焉一悖於善愈趨於惡一戾於治愈底於亂其弊也天地不與聖人同其憂聖人其得已乎亂以之乎治惡以之乎善其道用逆而計之勤勤皆可以爲天下效非聖人孰能與之

雜卦剛柔義

乾坤天地也乾元統天坤元順承天欲天德之同也於雜卦明著之剛將德之道柔者德之同剛柔道列以首諸卦云爾于姤曰遇剛于夬曰決柔賤柔之道例哉比樂師憂衆柔无道主故樂于尊剛而萃比之剛居內有統柔之責故不可以不憂比師者君道也父道也師道也繼天地而位者君親師非是則陰不可變矣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柔求剛臨已剛矣以至焉柔求剛觀已剛矣以大焉屯見而不失其居已顯于位其守不渝也蒙雜而著雖雜于柔其德則著比師之用如此夫震起也二體之剛起于下艮止也二體之剛止于上剛始有助爾損益盛衰之始也剛盛于泰之內損具二焉衰于否之外益具二焉故云始也大畜時也見畜于柔故

不進待時而進者歟无妄災也剛之乎屢間于柔也故不災不足爲无妄无妄之災不災矣萃聚而升不來也剛始有合而聚于上體柔有不安其居者也謙輕而豫怠也剛之亢也能降居下體之上其睽也能順承上體之下乎化諸柔也何有噬嗑食也食所以養陰剛于此致養焉賁无色也剛爲質質餘于文故无色无色至文也兌見而巽伏也二體之剛皆有合陽之盛也盛于實柔外見焉盛于形柔內伏焉其幾盛也幾衰也憂深也夫隨无故也以已隨人者不可滯其習則剛德日新剛止于上柔伏于下治以幾而幾無及矣故曰蠱則飭也不飭則爛蓋內體之剛而勿能有之幾乎坤矣至誠也剝以復惟人反之反剛也剛伏于大明如日方中昃則憂矣故曰晉晝也明夷誅言有傷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剛入

于柔中其類遁爲一柔在外體不能間也間于內剛亦可以相過
相遇而遁矣故曰困窮而通咸速也恒久也咸者人象三剛衷柔
而上聚其心矣乎莫速于心矣其用也神恒之三剛實乎下以行
吉者行無間故久也渙離也離內柔使之不聚節止也止外柔使
之不爲應也解緩也涉乎柔者不可以致急蹇難也進而陷于柔
不可以爲安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剛之大也外之者在所猶爲內
之者在所猶焉自睽也自親也因以爲應爾否泰反其類也剛則
反柔柔則反剛各以其類進退者也其交同其致反危矣乎後泰
以其應與泰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實盛者無盛之形形盛者無
盛之實宜止而止宜退而退節所以治柔也故止于上爲大有退
居于初爲同人有之以柔道故衆同之以柔道故親之也草去故

也鼎取新也柔之退于上爲故其初爲新參力而去取之者非剛
乎有代受去取者爲故革鼎相與爲无窮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柔過于外其中虛矣剛所以得而實之也即外亦無所不實故曰
信豐多故柔爲剛倘而居外以各効其事故宜多親寡旅也柔雖
下剛旅其中以綏之其情未遍以是寡親也離上而坎下也剛性
上挾所附之柔以俱上柔性下剛藏于中以下也小畜寡也履不
處也柔以寡故不能自安矣需不進也剛有所逆于下故格而不
進也訟不親也獨出而陷不得于其宗者也進以親而剛舉萃于
中矣大過顛也過不可大身之罷也而頂踵之病掎之冄之兌于
仆能乎姤遇也柔遇剛也柔一而已不窮于所遇其壯之有伏者
卯漸女歸待男行也隨剛而漸出者無可伏矣頤養正也旣濟定

也務以正柔始悉就于節矣乎故定柔之位本于自定自定者正躬也以正朝廷百官萬民莫不悉以正而天下定矣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內爲始外爲終剛內聚柔外錯女之有終也不終必反以窮男剛而不豫窮矣故兢兢以誠剛也夬決也剛夬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君子以道自長而柔自消小人用壯道猶可憂也無爲可憂之道其至于天德之君子乎

附錄

雜卦末章八卦皆不對與覆謂大過死象而兩體決姤故次姤終夬言君子之決小人也江陵項氏安世因而推之謂大過之象本末俱弱如人之表裏俱絕世之上下俱昏陰滅陽之時也故爲梢都之象處雜卦之終聖人示人以易無終窮撥亂反正原其亂之始生於姤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又曰姤者小人之初長漸者小人雖何君子頤者君子遭變而自養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歸妹者小人之遇合未濟者君子之失位小人窮其勢必決自大過而下皆以男女爲言至夬而明之曰君子小人然則聖人之意斷可識矣又曰自乾坤至需訟爲八者七末章一八寓反復無窮之意不苟

取也頤大過者震艮巽兌之正歸妹漸者震兌艮巽之變未濟坎
離之正既濟離坎之变姤坤消乾也夬乾消坤也此一八者正具
八純卦之象故聚於末章以明八卦消長之義　周易玩辭
愚按雜卦之蘊發於虞氏暢於項氏盡序卦始乾坤終未濟雜
卦亦然惟以一陽得位之比繼坤一陰上窮之夬開乾變相對
爲叙行即中間節目亦須轉動十翼終之以此聖人公天下後
世之心較然故竊取二氏之說詳之

爻辭通屬文王考

緯書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又云宓羲作易周文増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故正其本而萬物理

史記曰者傳司馬季主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揚子問神篇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前漢藝文志宓戲氏作八卦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

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羲文王孔子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魏伯陽參同契三聖前識章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

三國志方技傳管輅謂何晏曰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又裴注引其弟辰傳敘云輅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

晉書紀瞻傳瞻語顧榮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

仲尼綜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地無復其餘也

文心雕龍原道篇文之元肇自大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包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又云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復隱精義堅深下云公旦多材制詩緝頌

王績負苓者傳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

孔氏易正義云周易繫辭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文王所作按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云遁卦驗云云 並見上 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

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一以為爻辭多文王後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享於岐山武王克殷始追號文王為王若文王作不應云王用享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又既濟九五東鄰西鄰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武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鄰西鄰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此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用之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也

明大和楊給事士璽云卦爻辭皆文王所繫如文王止繫卦辭

是易猶未完之書周公繫爻辭以成之其功大於文王孔子作傳屢贊文王亦嘗贊美周公不置也河洛第九篇云周文聘序三百八十四爻參同契亦云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謂周公繫爻傳贊有未安

萬曆間蔣舒作文兆著羲經十一翼闡明古易深切亦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與周公無干 吳震方引

吳震方說鈴緯云楊子雲言伏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固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所說皆同兩漢至梁去古未遠所見不差周公繫爻之說始於孔穎達附會未可信也

毛奇齡易小帖卷三云爻詞文王所作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史記日者傳伏羲畫卦文王演爻象三百八十有四揚雄曰宓羲經八卦文王附六爻唐王績負苓傳亦云文王繫爻詞無有云周公作者漢儒以箕子明夷王亨岐山似武王時事故云然然武王履銘視履所以正行也出履卦爻詞是以前原有此詞

徐在漢易或第二條謂爻辭文王作非周公

自夫子傳二聖之易歷秦漢魏晉南北朝以逮唐初皆言卦爻辭文王所繫並以繫辭傳有明文無庸立異也馬融陸績輩疑爻辭多文王後事而以己意割屬周公人無述者而孔穎達擴以大正

漢唐宋通儒多不安注家之陋此條尚未致疑然未審其爲無根之說也按卦爻繫於文王爲西伯在商辛之世故舉地祇言岐山西山西郊西鄰井所屬則不與舉王皆屬商王且有以號舉者如兩言帝乙言武丁言高宗皆商時事若出於周公則其時天下盡爲周有何爻辭猶舉一隅而絕不稱文武耶萃升對卦萃有廟象故卦稱王格有廟升六四在艮山上故爻稱王亨岐山一利內祀一利外族其爲一手取象甚明若以升爻之王屬周公曰文王則萃卦之王文將以自屬耶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鄰必相近而岐去商紂遠其東鄰自指紂勢之密崇爲言若移以屬周公則其時紂滅已久何可虛稱殺牛而周以天子主天地百神何至於禴祭其說之謬可知也已德雖明見作於君卽爽矣夫子以文王與紂同

當明夷文王固未奴也奚必箕子奴然後稱夷且以紂之不道又安知箕子以前別無被辱之事耶據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周公之德承魯春秋言周所以王承易象言文意甚明今乃於上文截去魯春秋下文截去周之所以王以爲周公繫爻之證左氏肯受此誣乎夫以文王之聖拘囚多年所繫僅六十四條周公攝政日不暇給所繫乃六倍文王之多皆大謬於情理明正德中大和楊宏山始昌言其謬謂果爾則文王爲未完之易而周公功尤大孔子何反置之其辨甚偉後來諸家亦各有發明然於孔疏援引曲證之處尚未抉摘予故取而詳辨之知其統於周公無謂也且以王季爲父不聞統文王之業文王爲父不聞統武王周公之

業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者達祀禮於諸侯大夫以下而已夫子乃為表之豈有繫辭彰章漢不知省而删譌紊爻相棼淆其辭之遺何如耶徐氏易或提要稱云周公作爻辭馬融陸績以來無異在漢去之亦過於臆斷質則自孔子而來以爻辭遂爲文王矣如馬陸乃謂臆斷耳癸丑十月十八

繫辭傳錯簡三處

第二章末易曰負且乘節下易曰自天祐之節五十一字錯在第四五章之交朱子於彼處註云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末正指益之招也下言之當從 項安世玩辭云聖人見天下之賾章引爻辭七章皆教人擬議之方姚大老曰自天祐之一爻亦當在此章末脫簡存後耳

第三章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十五字錯章尾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二十字錯第四章尾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四十四字錯再扐而後掛下 以上共七十九字一簡而分錯三處前漢律歷

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著篇引天一 至 地十下與天數五地數五一段相接是班氏所見之本猶未錯而錯傳者漢季鄭康成虞翻陸績之徒也程朱二子作傳義始從班志更正天一以下兩段明季氏本作易學四同併正子曰以下十五字於章首然後全章悉復古之次當因無疑 項安世周易玩辭云大衍之數章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歷律志衛元嵩運著篇皆在天數五上今按新安朱先生易傳亦用此說今從之

毛奇齡仲氏易於大衍節下云班衛引經偶然參錯程朱遂合併而移之是以後儒之說改聖經矣季本又將子曰知變十五字總加其上聖經之遭厄如此又於天一二十字下云據漢志及元包引此則應在大衍之數一節下而脫誤在此者前既云引經偶然

參錯不得擬以改經此復云脫誤卽不得不爲更正兩說已自相牴牾且據班衞所引正在大衍前何以反云當在下乎毛氏於鳴鶴在陰節下云此下七節本文言傳文脫誤於此易曰自天祐之節及下傳憧憧往來十一節俱云亦文言之脫於此者此亦襲前人之說易纂言云吳氏於繫辭十八卦之釋指爲錯簡移諸文言傳末未免出於師心以愚考之乾坤爲易之門六十二卦從此出故夫子特作文言以發凡坤辭已減於乾餘卦豈容有傳此十八節者既不可以附乾坤又不可別起諸卦之目毛氏欲截此安歸乎又上傳八節引伸擬議變化之事下傳十一節引伸陰陽德行之事本非脫誤也何庸截去之夫割裂文王孔子之經莫過於鄭康成毛氏一切從之是已不能三年喪矣卽諸家少爲緦功之

誤移亦非其所當察况本屬得正者乎又况漢人實始之宋人僅終之者乎乃同事更正一出程朱之口遽捨班衛而專攻焉横坐以厄經之目恐未免有心忮覧天下後世治易者虛公衡之

第四章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子曰二字錯章尾易有聖人之道上按此傳夫子所自作篇內各以子曰分章耳必無章內自稱子曰爲應之事當還二字於前以作分章或恐傳者蒙上故字誤故曰爲子曰只須改正子字然亦當補子曰於章首也

易傳子曰考論

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著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 邢氏論語疏

邢氏謂凡著傳直言子曰者皆門弟子指孔子此語論語以下則然考之文言繫辭傳夫子所自作而中有子曰王氏無註正義曰此夫子發經文辭假設問辭又子曰易其至矣乎下曰更美易之至極爲語之別端故言子曰是子曰二字夫子已自稱

之矣朱子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今許子曰或以分章或以答問皆原文不可少者君子問以辨之古人設疑自釋原有此體司馬子長作史記亦自標大史公曰正用此例也蓋子者男子之常稱非襃貶所係其見於詩自子曰何其始見於書則自夫子易傳始以前如老子書何無是稱也夫子沿詩稱子曰異時羣弟子記聖言亦承易傳之體而問加孔字若弟子自著書必冠氏避夫子諱如何休所言曾子孟子書皆可考也或曰以前若管子晏子皆以氏冠何歟曰管氏本書參寥而多同老子中有古王百家之流遺以時則在夫子前以制辨出曾孟後蓋孔門之好管學者所附益若晏子書尤後出故其爲稱亦自同諸子也知他書子曰沿於易

傳而易傳子曰為夫子之假辭別端則制書之流源益明而他
疑釋矣歐陽氏童子問末乃云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不待
辨而可知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今不謂所講何人而率嫁之
漢師然則童子問答三卷全用其體者亦非歐作矣眞自為之
論哉

湘鄉李榮陛莫基甫
蕎堂郭如棠
星臺辛炳照
平垣柳廷濟 校錄
秀巖陳邦梅

古易彙考

元豐壬戌汲郡呂大防序周易古經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乃分綴卦爻之下學者於是不見完經而彖象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乎因按古文而正之凡經二篇彖象繫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總一十二篇

建中靖國元年嵩山晁說之題古周易云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按晉大康初發舊冢得周易上

下篇與今正同跋其時仲尼造彖象等於魯尚未遣播漢藝文志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先儒謂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直始孔穎達又謂王輔嗣
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
劉向嘗以中古文易校三家經蜀李巽又著古文易今所傳者皆
非古文也劉李之書安得覩乎幸而諸儒之傳有所考者俱列其
異同亦訛於字下亦庶幾乎同復於古也又云古者竹簡重大以
經爲二篇今何必然

謹按元豐五年正愍呂公微仲始釐析王輔嗣周易篇第定爲古
經十二篇刻板成都學宮於文字句讀無增損建中靖國元年晁
迂叟生以道又輯諸家異同斷以已意有增有損篇第倣費長翁

以前舊本獨併十二爲八耳呂晁各出所見不相祖述亦猶李欽仲與王子雍殊隔而傳易書詩禮指歸暗合學者必貴自得大抵若此云云 丹稜李燾書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古經也魏晉以後失之隋唐藏書皆不著錄國朝儒宗嗜古古易有呂氏書又有晁氏書刊於成都宜春兩郡李仁甫侍郎嘗合刊焉今復出此篇世遂有三書矣云云淳熙十六年七月九日知蘄州羅田縣吳仁傑書

雎陽王原叔古易本二篇但有六爻之文如乾首初九潛龍勿用之類王弼繫辭乾元亨利貞之類彖辭大象小象序卦說卦雜卦文言今上下繫辭皆別爲卷正十二篇又云今本以彖象辭繫辭卦之下而取孔氏傳謂之繫辭者輔嗣之誤也太史公引天下同歸

云云爲易大傳則漢儒未嘗以今兩篇爲繫辭

宋河南吳仁傑定古周易本謂伏羲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時則有卦有象而無辭文王作彖總論其義謂卦不足以盡變乃附著變爻及覆卦之畫時則有彖有爻而未有爻辭周公繼之於爻畫覆卦之下皆繫辭焉而上下篇之文始備其經第一行卽以六畫當卦名下書彖辭次二行再寫六畫以當初爻至上各名其下分書爻辭次三行復寫六畫謂之覆卦以當用九用六下書其辭與直易同亦無乾字及初九至用九等字上下經之後彖傳第一象傳第二皆不分上下象傳之首始從乾下乾上等字繫辭傳第三四分上下始有乾初九至用九等字文言第五說卦上中下第六七八而以歷稱繫辭上下傳者充說卦

上中二篇序雜第九十翼置易省去彖象繫辭傳目但總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其象傳亦有乾初九至用九等字　鄭康成易省去六爻畫置卦畫移下上體於卦畫下又移卦名於兩體下移初九至用九如爻辭上又合彖傳象傳於經加彖曰象曰字　王弼易移繫辭傳附爻辭下每爻加象曰字又移文言附乾坤卦後加文言曰字而以繫辭傳施之說卦前後兩篇

按吳氏所定古易謂羲皇六畫不足爲爻文王附著之而仍無辭則是文王爲贅畫又謂羲文皆無卦名而移自鄭元不知從何處移入也果六畫卽是卦則取諸離益噬嗑之文俱可抹卻又謂爻辭本無初至上各名而王弼從孔傳移入夫九六不著安別七八六二之動比之初六之類夫子豈須複衍又繫辭傳

逼釋各爻說卦專明八象各例分明安可割彼資此夫聖人作易利民原以誘民習學故有畫卽有名左傳遇觀之否名㸚相連正義重名而以畫爲後加猶可也吳氏謂止當畫卦何以名爲親羲皇爲贅設矣八卦類萬物之情有正自有覆由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數不盈萬安在如淮南子帝王世紀必文王始著七八九六之爻乎吳氏據說卦正義旣觀變立卦又就卦發動而生變動之爻卦外別生變爻明矣又據張汝明易索云六畫成卦重卦也指伏羲六位成章變卦也指文王初不知舊解兩事並指伏羲知羲皇重卦無義不備吳氏紛紛分析自謂[illegible]考二十八年而後定亦徒勞已

吳氏云上經下經之目本之費直孟喜　案正義第八論云前漢孟

喜易本云分上下三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繫辭上傳下傳之文本之王肅　案正義稱繫辭分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无下篇明幾又上篇分段次下凡一十二章引周氏云天尊地卑爲第一章云云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云云成十三章虞翻分十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爲定。案先儒指周氏而未稱名考第七論傳易諸家漢興田何授雒陽周王孫疑其人也藝文志周氏易傳二篇字王孫遠在馬荀之前故稱先儒是繫辭上下傳之文非始王肅

彖象繫辭文言之次本之藝文志說卦之爲三篇則河內女子所得之數也篇第在古如此而費鄭以來汨之。案說卦之失得漢志及正義未言隋志云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

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云云今說卦止一篇或當時未全得或以簡少而合為一未可知吳氏乃割繫辭以充說卦割象以充繫辭殊為乖舛且說卦得自漢初十翼篇第田周相承如此費鄭並無汨亂也

吳氏又謂康成雖合彖象於經猶不連經文至王弼乃移孔子贊爻之辭分附當爻每爻加象曰以別之謂之小象云云

愚按孔氏易正義坤初六象曰下云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王輔嗣以象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辭象各附其當爻下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云云吳氏蓋據此說誤矣費氏始移象辭於六爻後正義以為夫子時已如此吳氏更以屬

之康成其說均肯魏書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孔子作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元作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蓋其時各家古易具在所得據以詰鄭正義云云說矣吳氏謂費氏易加傳字未知何據周易義海雜論論誰加經字陳氏云案鄭康成之本无乾傳泰傳字輔嗣加之也鄭治費氏易既無傳字則費本亦無可知吳氏恐亦臆言

東萊先生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康成皆爲費氏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尊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

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云云見前 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望日

東萊呂祖謙謹書

朱子跋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所定其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云云音訓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云淳熙九年六月庚子朔旦

新安朱熹謹書

東萊古易於上下經按杜預左傳解後序引汲冢得周易上下篇又孔子繫辭傳曰二篇之策即上下二篇証易經之分上下必始於文王以辨晁氏合而爲一之失 彖傳按王弼易卷首題曰某經某傳弼用鄭氏本鄭既合彖象於經故合題之耳又據漢上朱

氏以魏高貴鄉公淳于俊問對爲証云鄭康成合傳於經故加彖曰象曰字以別之　繫辭傳按陸氏音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葢鄭康成未合經傳前標題之舊也

按東萊僅憑晁氏易訂正而未見微仲易實亦實符其畧異者微仲以上下經列第而十翼不著傳字耳然彖象繫辭作於文王夫子爲之傳傳字不可畧言說序雜即傳矣似難復標傳字依微仲爲得也又周公無繫爻事宋儒尙沿舊解

後入易本

九江周燔易凡九篇上經乾傳第一次泰噬嗑下經咸夬豐次繫辭上下說卦起天地定位至篇終卷首昔者兩段附入繫辭上下篇

序云取彖象散入卦爻之下使相附近取便解經而已惜先儒分之失其次序乾卦爲甚不知仲尼之意因世次爲先後讚以彖象不可易也卦伏羲所畫故贊之以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卦首諸辭文王所繫故贊之以彖大哉乾元是爻下諸辭周公所繫故贊之以爻象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是今進卦象於前而象次之爻象又次之文言又次之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乃夫子問答之辭最次於後諸卦之爻象皆可分配六位之下惟乾

六爻仲尼三申其義不可分也故併以三節明之於是經傳始各
得其歸趣矣
元人王申子大易輯說或問大象云云文王重卦不盡依伏羲先
天卦象夫子大象則取先天本象如剝卦全卦以剝陽取義而大
象乃取厚下安宅之類又問爻辭不稱爻曰何也曰因周公於逐
爻初九六二兩字上取象故夫子稱象曰
按夫子言易之興也當殷末世文王與紂之事又言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明經文文王專作彖象傳專贊文王之經也彖辭
內西南東北小大往來之類皆舉兩體言且自強不息贊乾之
貞厚德載物贊坤牝馬莫非文也安可奪大象以附無文之彖
剖小象以隸無據之周公周氏本不知古易特欲效尤鄭王而

新其爓不知割裂顛倒之妄視前有加矣亦學者之重戒也剥卦大象上下字㢈宅字均本文王爻辭王氏讀經不細詔其贊伏羲其謬與周氏同要之文王爻辭悉本伏羲卦象夫子彖象傳贊文王而伏羲在其內三聖同一揆心並無增衍○象曰字鄭王本所加而申子以屬夫子不考之過

論費氏易

晁說之曰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費氏不列學官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

呂氏祖謙曰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註連之何也曰鄭康成合彖象於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云云自康成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諸卦皆然　又曰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

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舊而刋補離合之際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

上經　下經　彖上傳第一　下傳　象上傳　下傳　繫辭上傳　下傳　文言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吳幼淸序儀禮曰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殽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

或非其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嘗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列之臨漳於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

昔吳文正公因朱子編類儀禮以傳篇記篇補篇正經缺 虞謂爲朱子未及科別之藁本學者從事尊信是四經者而正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也故重加論次別出逸經與義傳於正經之後如四經之例無混淆焉而朱子所輯之通解亦可別行以便學者之考習矣愚按四經中他傳皆出於後儒別出爲是惟易則羲皇畫卦文王繫辭夫子作傳雖名爲傳實經也故每卦須參列而明然如鄭康成王輔嗣之分爻附傳則梗礙文義而於

經旨亦轉拘滯何也夫子之釋爻或併爻或隔位而釋之非逼觀六爻不可惟費直本先卦畫次卦爻辭次彖象傳三聖之作秩然於文義旣無梗碍而可以暢通經旨便學者尋省之力爲多是十二篇古本之外費氏本不可廢也

又朱子所以正四經不合與諸說相雜也而後之刊本義彙傳者音釋仍雜於經中非朱子之意亦宜廣費氏易例條別義傳諸說於每卦經文後底一格寫之乃不失尊經之體矣他經傳旋同此

卜筮不足盡易道

朱子曰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又云上古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教之卜筮吉則從之凶則避之初但有占無爻如今之环珓相似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孔子又復逐爻解之使人易曉耳非是聖人作易專爲說道理以教人也又云看伏犧之易如未有彖象文言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已是自說出一般道理了及孔子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云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從之可否因之教人爲善又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又云易書

本爲卜筮而作近世言易者不知有此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文云此書恐將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着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

愚按朱時釋易者競義理而略象數朱子本義專舉卜筮爲說以矯之然說義理而無處頓着誠無取焉否則未可非也自羲皇以降天下趨吉避凶之術各自爲家以行於民間如火珠林者多矣獨三聖人之所著萬世宗爲經則亦豈可以卜筮例之哉且世人取必事驗莫不趨於雜術罕能即著卦以求之者是經訓不如支流之學有便民俗而自以崇德廣業垂教無窮也昔曾韜爲人談筮無不驗而自謂於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

聖人之道其知尊易道如此見魏志方技傳注夫子贊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又曰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周子曰易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道無所不包卜筮其一事耳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以動以制器而卜筮附其末又曰君子居則觀象動則觀變自天祐之而卜筮不與焉夫學易而至於夫子至矣今於所陳聖人之道取其末之一而置其首之三可乎子疾病而不禱其學易無過者豈在卜筮乎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明已之所贊與文王同也文言廣彖象傳之理亦反復相備朱子謂後人附孔子而不推本文王視夫子在文王下又謂孔子說潛龍作龍德而隱便是就事上指煞說來又云會看的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雖文

王周公說底也死了不惟明分二聖低昂且欲案辭於經文之
外頗其意謂易祗爲卜筮設伏羲易不須文王繫辭而後見吉
凶文王辭不須孔子說理而自知趨避是兩經爲羲圖之贅十
翼又爲文易之梗必一切掃除而後可以學易也夫子無言之
教不可得聞之性道備於易理後儒極力明之不能得影響今
反疑其有所指然而欲另求一不黏着物上之法學者誠行其
說苟不流於空幻必且墮於支離揆朱子立言之本亦不爾矣
故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
中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
儒者之所務也習朱子之說者宜戒之雖然朱子與門人釋啓
蒙嘗論卦氣元首之無據其於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亦以

穿鑿斥之今考其說易則卦變往來仍詳於逐卦而亦刪存五行納甲之術與前說異將去之未盡歟以是知本義啓蒙等書其中亦多朱子未定之論也癸丑九月二十四

易取象惟卦無別義

朱子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疏畧而無據又云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云云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云云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與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說卦之作爲無所與

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竊以爲易之取象必已具於大卜之官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又舉程子云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然然泝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說理方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昔朱子因王程以下專以義理明易能破漢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其勳至矣又病其畧於象數不求取象之所自來而惜其不可復考故發此論其視王程及已所解均爲未完之書以取象之所自已亡失也愚按易曰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是知辭出於象象出於卦卦外無象卦即象之所自來也而必因辭以發之說卦固言象之大凡亦有繫辭未及用者亦有未盡繫辭之用者如震爲龍而震辭無龍乾爲馬而乾辭無馬觀乾卦之六陽玩乾辭之六龍則知震得乾之潛體而一奇未始非乾也觀坤卦之純陰玩坤辭之牝馬則知乾爲駒壯而陰陽合德雖變猶不離乎宗也他卦象莫不然又如一乾龍也而別爲潛見厲躍飛亢則因於上下之位比應之情他卦爻亦莫不然此則卦象辭三者逆而溯之脈而考之其證皆出自然何庸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各術之穿鑿而終不可通又何至視如比興譬喻之假設而無實可指哉觀象玩辭聖人更無他訓惟思王程朱之

所明尙未至耳今乃欲捨辭而別求象之所自來是求視聽於耳目之外也大卜果有他術今雖不可復考當時夫子豈容不見而全不及之乎夫古聖人之設卦廣矣大矣其繫辭深矣隱矣夫子十翼之贊不遺餘力今猶疑其未得取象之由而姑闕之萬一妄男子出一書明與十翼相乖而託爲大卜所秘遺以迎合朱子其不大爲聖經之害歟雖然朱子旣疑王程之說爲未盡卒以所著本義附次於二子而云據辭中之象求象中之意可矣則其別求取象之自論實未定學者毋膠是以言易可也

互卦卦變申顧氏之辨

日知錄卷一言卦爻繇則象下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文王周公是已 按此連言周公亦沿舊說之誤 夫子作傳其所言皆卦之本象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飛鳥之象本之卦辭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流濕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旨荒矣聖人立言取譬何嘗屑屑於此王弼略例云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弼註雖涉元虛已一掃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義何由明乎 又云易之互體卦變春秋之例月日繇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

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又曰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　新安王炎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易何也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又云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損之六三已言之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按亭林顧氏說易謂卦爻外更無別象乃學易家第一津筏近人菲薄王程自陷九家集解互體之紛拏反謂宋人空說義理而不徵實象夫豈然哉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爻效天下之動即象何待言六爻中變象不備矣况於互體且說卦之象亦僅舉隅而不必用之繫爻爻象又非

可通於說卦如乾備六龍說卦無一有說乾爻象繫爻亦無一有然則互體果何補於釋爻乎亭林謂卦變出於乾坤固然然否泰者乾坤之交易彖之剛來剛上等皆指二卦如純乾純坤即無往來六十卦從否泰而變即是從乾坤變也吁易之教潔靜精微俗儒相與朋汙而知廓清者鮮矣愚故因亭林之論而究言之

又按易稱重卦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則六爻即三畫之重爻重乾重坤與三畫之乾坤一也大壯即是重兌兌為羊故三四五六並以羊言如論互體則上六之羊何取乎雖丸亦然初之趾三之角與頄並取兌象而不待外卦也左氏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筮得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

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按觀卦互艮艮爲山故曰有山之材四爻變乾故曰照之以天光若取互體則當未變之先何山材之有乎又土上者指三晝坤爻若取互卦則截去初爻豈成土乎居土上而交氣於天山也所謂風爲天於土上者也左氏本詮實義杜註乃謂二至四有艮象自襲漢人誤解耳亭林本不取互體此條沿誤先儒謂互體見於左氏又謂朱子釋大壯卦體似兌者爲創論反不如明言互體其說皆未允故正之乙卯三月初四

正毛氏附互卦之謬

西河毛氏說易惟褒辨是宗仲氏易之紛紛皆互體也夫子繫傳舉中爻以辨是非明析二與四三與五之功位異同以示人遠近剛柔晉利之度毛氏一切置之而以爲互體託於此證取何氏訂詁二條謂爻辭原有互體如坤坎爲師互坤震其五爻曰長子者震也然震主在二三四互震豈可施於六五且丈人弟子又互何卦耶詳此卦丈人居剛爻爲內主長子以柔爻爲外主三四爲弟子而五亦得同之所謂近取諸身皆實象也與互震何與又謂坤艮爲謙互震坎故初六曰涉川者坎也然坎互二四五豈可施於初六詳此卦亦重爻之坎故全爻可以坎言亦實象也奚取於互毛氏更欲證以史氏之占然如敬仲筮得觀之否其不得爲互

前條明之矣又舉國語晉侯筮反國得屯之豫屯爲坎震互艮坤豫爲震坤互坎艮司空季子曰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謂泉源艮也杜註水在山爲泉源按山與水相反艮山也而可稱爲坎水則八卦之象無不可亂且屯豫自有坎坤何乃捨實象而別求於不可通之互象乎四證一無可用反誣夫子爲切指互爻而詆王弼淺陋不知用汨泥揚波如此知其於深靜精微之旨毫無見已丙辰二月二十五

毛氏易小帖又云俗學鄙陋執王弼無互之說予作仲氏易已引爻詞及傳斷示之矣後作推易又悟伏羲卦名早及互卦如乾兌爲履履者禮也下互離離爲火火爲禮故名履泰互震兌故六五有兄妹之稱夫履之取名彖象昭然上天下澤之大義孰與求離

火於象外又求象所不言之禮於火外耶　雜卦別本屬者屬也畫
註文誤人正本無之　泰曰天地交歸妹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兩皆陰陽相交之大卦而六五上體柔中非天子大婚其象莫斷
烏可以兄妹例之耶其爲孿附不通又甚四證也又云同館裔侍
讀作易俟極駁互卦不知其所解惜未作一劄詰之裔君易予亦
未見然閉眼作夢人不能向醒眼人論是非斷可識矣毛氏春秋
占筮書引敬仲筮觀之否謂觀者兼畫之艮即大艮也與予論同
大艮自爲山與嶽尤協乃必以中爻互艮當之蓋溺於俗學而自
窒其明爾二月三十回龍岡樟岡拜節回兩日鬱熱滇茶芽發嫩
寸然多虫樟阮一小株蝕盡圍中絳桃葉亦然凡春暴燠宜妨之

書西河毛氏易

易小帖屯卦女子貞不字李鼎祚集荀虞諸家作孕姙解毛氏取之可謂譏極夫經自有例婦孕不育婦三歲不孕彼何不曰字果女子而孕何貞之云朱子本義引禮女子許嫁笄而字自是定解此與上句男子二十冠而字同義朱子豈不知字之所以表名者乎許嫁也蒙上而省其文耳

易小帖同人卦引王莽傳漢兵討莽張邯引同人爻詞作符命謂伏戎於莽陰起兵以討莽莽皇帝名也升高陵者劉伯升高陵侯子翟義也三歲不興皆敗絕不得起也占易類周太史繇詞漢去古未遠猶得古遺法如此愚按聖人據爻象以言易與術家依文著效絕異彼多從後影附亦或多言倖中且何必易象及五行雜

術王世充之僭祖法嗣緣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以取驗與邯正同如近日拆字占但憑一字分移衍說其應如響小夫之畱靈鬼憑之雖言言經術亦不自謂知解也毛氏乃仰止於彼其用心之陋可知

夬九五莧陸夬夬荀爽鄭康成不得其解而撮舉二章然此二章非同黍稷菽麥瓜菜之類可連言者虞翻讀爲莞睦則併改經文亦不成語且均與夬夬中行之義不協毛氏易小帖以其解出自漢人皆取之草廬吳先生本說文莧山羊之義以訓經雖後出而解實當毛氏詆其附會兌羊爲過巧而不之信夫與象不協固不足道未有巧象天然而反致受斥者乃其自述仲氏之解云莧菜有馬齒之名此莧或名羊角亦未可知則又欲附會說文而杜撰

愈甚弟兄見解不過如此又謂草廬竟以爲羊於陸不屬不知陸
即道也人獸並有之故孟子言蹊跡之道毛氏博學强記豈猶未
讀金幼孜北征記而不知野馬黄羊之有道乎其覓其直過於人
爲故聖人於决柔之道取之九三君子夬夬獨行然不免於慍不
如九五莧羊羣行之道夬夬而得其中蓋夬通體羊象初趾三頄
四臀羊五莧陸皆以漸而進惟中行得夬之正以其時柔爻當上
故云未光未光所以宜於夬夬之中行而得无咎也山羊有桓羊
羱羊諸名而訛爲黄羊吳氏讀爲莞無不可通毛氏何亦以爲譏
且毛氏自詡精音樂解通合斷無不知平上相通之理特欲苛駁
草廬不自覺其陷於滯耳

仲氏易中孚下云豚風物而麗乎水魚水物而見乎風各具一合

併巽坎之象然猶兩也乃有乘風拜浪風靜即滅若豚魚者即江豚也按謂豚魚爲二物則撮合無理固必以江豚取象蓋采內剛外舟與豚魚實似之也然此乃草廬吳先生之解毛氏乃誤爲已有易小帖譏本義筮儀本焦氏易林揲法而不著所自以爲宋人著書之病毛氏解中此病極多不引以爲鑒何耶

易小帖雜卦晉晝也明夷誅也疑失反對之義因引宋人孫奕示兒編誅是昧字之誤昧與晝對極近理毛氏於他家疑字誤者輒坐以改經之罪此條乃不然然則疑誤固不妨討正近理固不得苛譏耶其實昧也不能釋夷義依原文晝互明夷誅互晉正是反對毛氏亦忽之耳

證毛氏易四象攷本始末

毛氏易小帖卷五攷仲氏易繫傳一條始末云易有太極節舊本既成其子遠宗從南昌舟次寄書畧云太極生兩儀以下如陳氏授受圖說其非經悖聖不必言矣今傳以一畫爲太極加一陰畫爲兩儀陰陽各二爲四象猶似與陳氏之說不甚遠彼第以虛中夾畫爲太極一陰一陽爲兩儀不分二層亦以陰陽各二爲四象而有老少之名耳夫兩儀以一畫始即當畫至三乾也偶之即坤也由是一再三索即可成六子之卦安見當日必一生二二生四而後生八耶竊意此當專爲揲蓍言也蓋大衍之數總聚陰陽奇耦未判謂之太極及分爲二以象兩是生兩儀也揲之以四象四時是生四象也以至十八變而成卦是生八卦也卜筮之道聖人

成能百姓與能故言聖人洗心齋戒至於利用之神直接易有太極又推言法象變化之大以爲莫大乎蓍龜又推言法天地圖書爲作卦之本結之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云云意本深切著明崔憬以捨一蓍爲太極則古人相承原有以卜筮言者矣

西河立改前本云易有太極合五十之數崔憬云云是也分而爲二是生兩儀李氏易解云四十九數未分爲太極分之爲陰陽是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虞翻謂四象即四時是也於是再扐三變而成八卦荀爽云四時通變爲八卦之所由始是也不及象三象間者畧言之猶後文祇言象四時耳予初釋此節兩換稿已有成說兒子遠宗謂終狃習見恐是申言揲蓍之意反覆舉似予憬然從之然此亦秘旨不謂其遽見到此

李塨從桐鄉習寄札云先儒以兩儀爲天地則八卦之乾坤即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先生直以太極爲乾兩儀爲乾坤合一然後兩乾兩坤分四象以生八卦首末一串相生度越前儒遠矣今塨細讀易傳憬然有省因生一說敢請正太極者大衍之掛一不用也崔憬有此說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而成卦者也言易大衍之數遂生以成八卦而吉凶以定大業以生仍闡明揲蓍之故也其不言掛一歸奇者即在兩四之內也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定之以吉凶諸語似申言大衍之數爲揲蓍致意者惟先生教之 按恕谷此札首闢舊解天地生天地之謬以刷西河解即是天生天地天地又生兩天兩地支離偕

於前儒而謬以虞越舊解贊之雖云無犯無隔然亦總甚不經謹

宗之直言也

西河答札云昨來所訊病中不能閱并不能一一裁復越二日家姪文輝撿及謂此經改過何緣又訊豈前所付易是未改時本耶僕見大驚且仰天呼曰天復生是人耶吾學從此興矣當某註易成時已齋宿告先仲兄主前付梓人獨於此節不自愜然已見樣本矣既而兒子從南昌寓信以此節似申言揲蓍之意因憣然改之今足下又見及此何相契之深如是也豈非羲文三聖嘿有以啟之耶改易二葉并發云云

愚按西河自康熙乙丑會試分房後以遷葬乞假南歸旋病足痺不能復出而仲兄已逝述仲氏易述易小帖易韻圖書原舛

等凡四十五卷又春秋傳條貫屬辭比事等凡五十七卷又二年傳是齋錄本成西河自言仲兄不立文字詞之每文輝記其口授所授端者是以前原無底稿甫年餘而成經說一百餘三卷詆聖人絕業之久先儒改編之勤百未用一率其武斷以蝕經有不免矣錄本行後十二年李塨始來校其書人之擕所刻本而去轉寄所釋大極兩儀四象之義求正西河答書乃述文輝言云此已改過何緣又誤豈前所付易是未改時本耶殆類說夢且既云病不能閱不能一一裁復即遲至半載何妨乃又云越二日檢及即發所改易語亦自相乖違疑此書開端文輝輩以私意改刻也答書中述遺宗與塨兩書爲時不久西河嘗駮莊子稱宋人圍匡爲謂未有一遊宋而兩遭桓魋匡人之難

者愬亦謂未有書行十餘年一旦而兒子與門人異地同詰一事者此殆因西河老病文輝等不欲恕谷專改傳之名寖其扎而爲遠宗寄書以起覺悟比西河改傳訖乃出恕谷之扎而謝覆之也觀遠宗所解與塨解各條無少出入西河隙本易乘恃塨爲前導而搜抉不遺其多至三倍於塨詞又次塨爲最後之扎以欺人謂傳之改已在先矣夫塨與西河潛改已行之春秋傳務泯其跡而改易始末必詳記於小帖何哉塨以門人而作書首擧毛氏其理又不可奪故其黨惡之而委曲爲此抑其在塨以大學義畔之後所刻者歟然與遠宗等之駁辨誠有餘其主言揲蓍亦誠當而以分配大衍各數猶未合也揲一不用何以爲大極分二而連揲一則爲三何以謂兩儀割取四時之一

象何以為四象考穆堂李先生有此解見集中亦云揲蓍法也五十之數渾淪合一易大極也四十九為用其一為體大極生兩儀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兩儀生四象也四營十有八變而成卦營之法皆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前後關謬解十餘家而中仲已見實自然符於經意此豈恕谷輩之可望吁西河兄弟以駁辨驚人注行其易十餘年閩遣宗輩一詰而幡然改從則猶非守其愚妄以終身者惜其門徒之見止此而卒不能以補義禘之後世炫博者須知橫鶩如西河不能不為兒子門人輩所窮豈非義理之學尤當致審也與甲寅歲大理書院講席及此節愚主穆堂之解王孝廉蒋謂發自西河旋里後假閱毛氏經集乃知其不然附著之丙辰二月二十五苦雨竟日翕西方

補土弗閒也

書稪千易義卷次說後

周易卷次為漢儒變亂宋晁呂二氏接於朱子一以古為斷而董氏楷復合本義於程傳明大全本亦然已失朱本之舊不待成氏矩之獨刊本義矣足下此說撮舉原委亦既詳明惟謂成氏以朱子之學為費學者尚未當成氏僅知有程傳耳程本於王弼弼出於鄭元無與費氏也末又云朱子之學行而刪改漢儒綴緝之經不遺餘力書序之廢也詩小序之黜也云云不槩於後人之議論獨本義卷次變而復正為嗜古者所重其說尤未安據吳幼清先生序儀禮云後人以彖象傳入卦爻之中以詩書序冠各篇之首而注春秋左氏者又分以附經之年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莫之或非東萊呂氏始因晁氏易

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爲一以置經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是朱子之別出書詩序與用呂氏之別行十翼皆所以復古今旣以別行易翼爲朱子功又以別出書詩序不滿於朱子其說自相迕矣若然則必如唐人注易更割序卦於各卦之首不愈亂經乎又按費直之易毎卦先文辭而後孔傳未失尊經之意鄭元學雖名本於費而破碎不類毎卦中加七象曰經傳混淆而文義梗碍誠有如草廬之所譏者王氏易未出時高貴鄉公嘗難博士淳于俊曰謂鄭元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則孔子曷不合之以了學者謂孔子恐與文王相亂故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其時俊無以對也然後之歸獄亂易者不後訾王即前訾

費反還鄭氏不問其亦李代桃殭已為謂讀易者欲尋省易了而經傳無滑莫妙於費本就塾時即私錄以自課晚歲在雲南晤文山黃明府斌浙水耆儒案頭亦錄費本以課諸孫然均未以告人也欣然契得於無意附及之四月二十六

費氏初變經文

費鄭變易始末前史備矣謂費氏經與古文同而未立學官者藝文志也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者儒林傳也據七錄費易章句四卷殘缺者釋文也後漢陳元鄭衆傳費氏易馬融爲傳以授鄭元作易註魏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者隋志也鄭元合彖象於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魏帝紀也嵩山晁氏東萊呂氏並䇿其說謂費氏易若今乾卦彖象繫辭之末鄭則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考證已明尚有未發之覆按易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而稱完全費氏四卷反云殘缺何也三家章句在經外費氏章句在經中蓋旣以彖象解說上下經不得不以章句從彖象卷雖多而經居大半其章句殘缺可知又康成易

學出於費其欲便學者尋省亦推廣費氏而不得不存其根以明取法在此不然卽乾爻象辭何難一例分附哉此皆費氏變易之顯驗無可疑者足下乃謂費氏易本十二篇之舊未有更改果如此卽古經文矣何煩另標費目又謂傳所稱解說云者只是口講指畫就經証經而無章句無論費本有章句班氏因殘缺而畧之就令果如此卽周服楊蔡韓王等各家作傳施孟梁邱作章句孰能將彖象繫辭以說經者而獨於費發之耶實未然也前複千談以鄭本目費特偶爾失考足下則有意援新而迷其實竊爲惜之

周易鄭註補序書後

王與鄭皆注古易王之學盛於隋而鄭浸微至唐殆絕蓋輔嗣尚能明理康成惟以改讀爲異捨康莊而入坎窞張互體而離眞象人弗信之坐是自亡彼謂亡于唐不立學官者未讀隋書者也宋末伯厚王氏好古稍緝餘遺以備一家而不掩其多鑿之病近儒以崇漢相高惠定宇因之衍爲三卷足下意猶未已以愚觀之鄭有詞矣其如彖經何如誣註何何謂彖經伯厚歷舉鄭氏包彪荒康蕃遮甲宅諸証足下附惠氏引穀梁管子古文抗之謂穀不熟曰康康卽虛荒之名蕃遮卽是蕃育而坼爲古文宅字之誤愚謂凡經須改讀者以本字必不可通故也如惠氏云云改荒爲康而康義仍歸於荒改庶爲遮而遮義仍歸於庶改坼爲宅而宅義仍坼

引劉都注云開拆鋳皮曰甲根曰宅則何不直就經文荒庶拆字立訓而故廷頌其讀爲此紛紛乎且推鄭氏遮會居宅之詞尚朱必如惠意惠博引猶不能解鄭鑿經之謬足下乃欲張空拳爲惠後勁不與之俱敗得乎何謂誣註足下引惠說云凡經字誤者當仍舊作某字讀因舉遡晳嘖動置德機幾諸誣謂王弼本直作鄭所訓字者爲失其本此仍無據之言也釋文序易註解在鄭前有子夏孟京費馬荀爽六家鄭同時有劉表宋衷虞翻陸績四家其經各有師承諸本同者陸不註其異者則顯出之如明辨晳也諸本同惟陸作逝虞作折鄭作遰又賾字諸本同惟九家作冊京作嘖天下之至動諸本同惟鄭重作賾九家重作冊有功而不德諸本同惟鄭陸作置幾也諸本如字惟或作機鄭字雖與諸家異其所注仍云識如哲

如蹴如德如幾徒滋曲折而輔嗣自根據諸本非用鄭訓釋文顯驗乃以註內無蘋如某某字坐王失本不重誣乎或曰鄭學本於古文費直故字異諸家是不然按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所異者惟脫句不聞別字且永嘉之亂施氏梁邱已亡而費氏章句唐初猶在王學亦出於費假王與古異陸當題費不當捨費而引鄭是知鄭之異字費學無有也袁子才譏近代好爲篆隸合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即其類以是矜好古名功毫毛而謗脣指也若其合彖象於易碎劃經文鄭方以是爲尊省易了之學足下自任表章乃一切剗之古十二篇之部既不可歸魏晉以來各附當爻之部又失其猥以何名之異時非此非彼之喻集於絳竅矣足下其已之